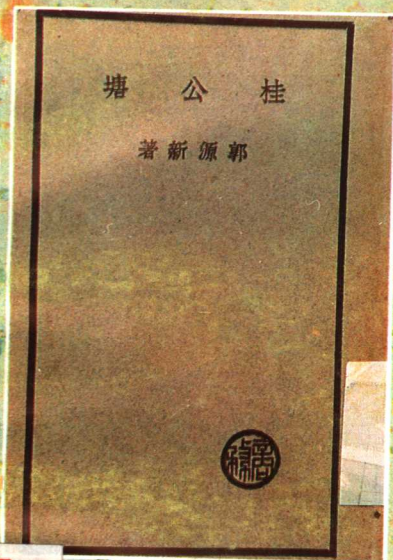


● 郑振铎

桂公塘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

44572
22P
C1

5-11

•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•

52B-1
桂 公 塘

郑振铎

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七年初版排印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:简装书/鲁迅等著;王彬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

ISBN 7-5059-3092-3

I. 中… II. ①鲁…②王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现代 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7753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小说、散文、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作 者	鲁迅等著 王彬编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奚跃华
责任印制	胡元义
新版策划	杨成春 韩龙梅
印 刷	北京市社科印刷厂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字 数	8000 千字
印 张	357.625
插 页	30 页
版 次	1998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4000 套
书 号	ISBN 7-5059-3092-3/I·2339
定 价	430.00 元(全 86 册)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“为人生”与“改良社会”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分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“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”（郁达夫语）。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衍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

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辑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“开放型”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，这或者要被讥为“菜刀不削自己的柄”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

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目 次

桂公塘.....	(1)
黄公俊之最后	(51)
毁灭	(91)

桂公塘

天地虽宽靡所容！
长淮谁是主人翁？
江南父老还相念，
只欠一帆东海风。

——文天祥·旅怀

他们是十二个。杜浒，那精悍的中年人，叹了一口气，如释重负似的，不择地的坐了下去。刚坐下，立刻跳了起来，叫道：

“慢着！地上太潮湿。”他的下衣已经沾得淤湿了。

疲倦得快要瘫化了的几个人，听了这叫声，勉强的挣扎的站着。背靠在土墙上。

一地的湿泥，还杂着一堆堆的牛粪，狗粪。这土围至少有十丈见方，本是一个牛栏。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不知那些牛只是被兵士们牵去了呢，还是已经避逃到深山里去，这里只剩下了空空的一个大牛栏。湿泥里吐射出很浓厚的腥骚气。周遭的粪堆，那臭恶的气味，更阵阵的扑鼻而来。他们站定了时，在静寂清鲜的夜间的空气里，这味儿益发重，益

发难闻，随了一阵阵的晚风直冲扑面来。个个人都要呕吐似的，长袖的袖口连忙紧掩了鼻孔。

“就歇在这土围里，今夜？”

杜浒无可奈何的问道。

“这周围的几十里内，不会有一个比这个土围更机密隐秘的地方。我们以快些远离这危险的地带为上策，怎么敢到民家里去叩门呢？冷不防，那宅里住的是鞑子兵呢。”那作为向导的本地人余元庆也许又仔细的叮嘱道。

十丈见方的一个土围上面，没有任何的蔽盖。天色蓝得可爱。晶亮的小星点儿，此明彼灭的似在打着灯语。苗条的一弯新月，正走在中天。四围静悄悄的，偶然在很远的东方，似有几声犬吠，其声凄惨的像在哭。

露天的憩息是这几天便过惯了的，倒没有什么。天气是那么好。没有一点下雨的征兆。季春的季候，夜间是不凉不暖。睡在没有蔽盖的地方倒不是什么难堪的事。所难堪的只是那一阵阵的腥骚气，就从立足的地面，蒸腾上来，更有那一阵阵的难堪的粪臭气浓烈的夹杂在空中，薰冲得人站立不住。

“丞相怎么能睡呢，在这个醒醒的地方？”杜浒踌躇道。

文丞相，一位文弱的书生，如今是改扮着一个商人，穿着蓝布衣裤，腰系布条，足登草鞋。虽在流离颠沛之中，他的高华的气度，渊雅的局量，还不曾改变。他忧戚，但不失望。他的清秀的中年的脸，好几天不曾洗了，但还是那末光滑。微微的有些愁容；眉际聚集了几条皱纹；表示他是在深思焦虑。他疲倦得快要躺下；但还勉强的站立着。他的手扶在一个侍从的肩上。足底板是又酸痛，又湿热；过多的汗水

把袜子都浸得湿了。有点怪难受的苦楚。但他不说什么，他能够吃苦；他已经历过千辛万苦；他还准备着要经历千百倍于此的苦楚。

他的头微微的仰向天空。清丽的夜色仿佛使他沉醉。凉风吹得他疲劳的神色有些苏复。——虽然腿的小肚和脚底是仍然的在酸痛。

“我们怎么好呢？这个地方没法睡。总得想个法子。至少，丞相得憩息一下！”杜浒热心地焦急着说道。

文丞相不说什么；依然的昂首向天。谁也猜不出他是在思索什么或是在领略这夜天的星空。

“丞相又在想诗句呢，”年轻的金应悄悄的对邻近他身旁的一个侍从说。

“我们得想个法子！”杜浒又焦急的唤起大家的注意。

向导的余元庆说道：“没有别的法子，只能勉强的打扫出一片干净土出来再说。”

“那末，大家就动手打扫。”杜浒立刻下命令似的说。

他首先寻到一条树枝，枝头绿叶披纷的，当作了扫帚，开始在地上扫括去腥湿的秽土。

个个人都照他的榜样做。

“你的泥水溅在我的脸上了！”

“小心点，我的衣服被你的树枝扫了一下，沾了不少泥浆呢。”大家似乎互相在咆吼，在责骂，然而一团的高兴。几乎把刚才的过分的疲倦忘记了；孩子们似的在打闹。

不知扫折了多少树枝，落下了多少的绿叶，他们面前的一片泥地方才显得干净些。

“就是这样了罢。”杜浒叹了一口气，放下了他的打扫的

工作。不顾一切的首先坐了下去。

一个侍从，打开了文丞相的衣包，取出了一件破衣衫，把它铺在地上。

“丞相也该息息了。”他怜惜的说道。

“诸位都坐下了罢。”文丞相蔼然和气的招呼道。

陆陆续续的都围住了文丞相而坐下。他们是十二个。

年轻的金应道：“我觉得有点冷，该生个火才好。”

“刚才走得热了，倒不觉什么。现在坐定了下来，倒真觉得有些冷抖抖的了。”杜浒道。

“得生个火，我去找干树枝去。”好动的金应说着，便跳了起来。

向导，那个瘦削的终年像有深忧似的余元庆，立刻也跳起身来，挡住了金应的去路，严峻的说道：“你干什么去！要送死便去生火！谁知道附近不埋伏着鞑子兵呢？生火招他们来么？”

金应一肚子的高兴，横被打断了，咕嘟着嘴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老是鞑子兵，鞑子兵的吓唬人！老子一个打得他妈的十个！”然而终于仍坐了下去。

“鞑子兵不是在午前才出来巡逻的么？到正午便都归了队。夜间是不会来的。”杜浒自己宽慰的说道。

“那也说不定。这里离瓜州扬子桥不远。大军营在那边，时时有征调。总得格外小心些好。”瘦削见骨的脸上露出深谋远虑的神色。

文丞相只是默默的不响。眼睛还是望着夜天。

镰刀似的新月已经斜挂在偏西的一方了；东边的天上略显得阴暗。有些乌云在聚集。中天也有几朵大的云块，横互

在那里。不知在什么时候出现的。

晚风渐渐的大了起来。土围外的树林在簌簌的微语，在凄楚的呻吟。

二

沉默了好久。有几个年轻人打熬不住，已经横躺在地上熟睡了；呼呼的发出鼾声来，金应是其一。他呼噜呼噜的在打鼾，仿佛忘记了睡在什么地方。

文丞相耿耿的睁着双眼，一点睡意也没有。他的腿和脚经了好一会的休息，已不怎么酸楚了。

他低了眼光望望杜浒，那位死生与共，为了国家，为了他，而牺牲了一切的义士，杜浒的眼光恰恰也正凝望着他。——杜浒那一刻曾把眼光离开了他所敬爱的这位忠贞的大臣呢。

“丞相。”杜浒低声的唤道：“不躺下息息么？”他爱惜的提议道。

“杜架阁，不，我闭不上眼，还是坐坐好。你太疲乏了，也该好好的睡一会儿。”

“不，丞相，我也睡不着。”

文丞相从都城里带出来的门客们已都逃得干干净净了；只剩下杜架阁是忠心耿耿的自誓不离开他。

他们只是新的相识。然而这若干日的出死入生患难与共，使得彼此的肺腑都照得雪亮。他们俩几成了一体。文丞相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依靠杜架阁的。而杜架阁也尝对丞相吐露其肺腑道：

“大事是不可为的了！吴坚伴食中书，家铉翁衰老无用，贾余庆卑鄙无耻；这一批官僚们是绝对的不能担负得起国家大事的。只有丞相，你，是奋发有为的。他们妒忌得要死，我们都很明白。所以，特意的设计要把你送到鞑子的大营里去讲和。这魔穴得离开，我们该创出一个新的有作为的局面出来，才抵抗得了那鞑子的侵略。这局面的中心人物，非你老不成。我们只有一腔的热血，一双有力的手腕。拥护你，也便是为国家的复兴运动而努力。”

丞相不好说什么，他明白这一切。他时刻的在罗致才士俊侠们。他有自己的一支子弟兵，训练得很精锐；可惜粮饷不够——他是毁家勤王的，——正和杜浒相同。人数不能多。他想先把握住朝廷的实权，然后徐图展布。彻底的来一次扫荡澄清的工作。然而那些把国家当作了私家的产业，把国事当作了家事的老官僚们怎肯容他展布一切呢。妒忌使他们盲了目。“宁愿送给外贼，不愿送给家人”，他们是抱着这样的不可告人的隐衷的。文天祥拜左丞相的谕旨刚刚下来，他们便设下了一个毒计。

蒙古帅伯颜遣人来邀请宋邦负责的大臣到他军营里开谈判。

这难题困住了一班的朝士们，议论纷纷的没有一毫的定见。谁都没有勇气去和伯颜谈判。家铉翁是太老了，吴坚是右丞相，政府的重镇，又多病。也不能去。这难题便落在文天祥的身上。他是刚拜命的左丞相，年刚气锐，足以当此大任。大家把这使命，这重责，都想往他身上推。

“谁去最能胜任愉快呢？”吴坚道。

“这是我们做臣子的最好的一个效力于君国的机会，我倒

想请命去，只可惜我是太老了，太老了，没有用。”家铉翁喘息的说道，全身喘息在东边的一张太师椅上。

“国家兴亡，在此一举，非精明强干，有大勇大谋的不足以当此重任，”贾余庆献谏似的说，两眼老望着文天祥。他是别有心事的；文天祥走了，左丞相的肥缺儿便要顺推给他享受了；所以他怂恿得最有力。

朝臣们纷纷的你一言我一语的都互相在推委，其意却常在“沛公”。

那纷纷营营的青蝇似的声响，都不足以打动文天祥的心。在他的心里正有两个矛盾的观念在作战。

他不曾预备着要去。并不是退缩，怕事。他早已是准备着为国家而牺牲了一切的。但他恐怕，到了蒙古军营里会被扣留。一身不足惜，但此身却不欲便这样没有作用的给糟蹋掉。

当陈宜中为丞相的时候，伯颜也遣人来要宜中去面讲和款。那时天祥在他的幕下，再三的谏道：

“相公该为国家自重。蒙古人不可信。虎狼之区万不宜入。若有些许差池，国家将何所赖乎？”

宜中相信了他的话，不曾去。

如今这重担是要挑在他自己的身上了，他要为国家惜此身。他要做的事比这重要得多。他不愿便这样轻忽的牺牲了。他还有千万件的大事要做。

他明白自己地位的重要，责任的重大。他一去，国家将何所赖乎？杜浒，他的新识的一位侠士，也极力的阻止他去；劝他不要以身入虎口。杜浒集合了四千个子弟兵，还有一腔的热血，要和他合作，同负起救国的责任。也有别的门客们，

纷纷扰扰的在发挥种种不同的意见。但他相信，纯出于热情而为远大的前途作打算者，只有一个杜浒。

然而，他在右丞相吴坚府第里议事时，看见众官们的互相推委，看见那种卑鄙齷齪的态度，临难退缩，见危求脱的那副怯懦的神气，他不禁觉得有些冒火。他的双眼如铜铃似的发着侃侃的恳挚的光亮。他很想大叫道：

“你们这批卑鄙齷齪的懦夫们呀；走开；让我前去吧！”

然一想到有一个更大的救国的使命在着，便勉强的把那股愤气倒咽了下去。他板着脸，好久不开口。

但狡猾如狐的贾余庆，却老把眼珠子溜到他身上来，慢条斯理的说道：

“要说呢，文丞相去是最足以摧折强虏的锐锋——不过文丞相是国家的柱石！！”

他很想叫道：“不差，假如我不自信有更重要的使命的话，我便去了！”

然终于也把这句不客气的话强咽了下去。

“文丞相论理是不该冒这大险。不过……国家在危急存亡之候，他老人家……是最适宜于担着这大任的。”吴坚也吞吞吐吐的应和着说道。

一个丑眉怪目的小人，刘岳，他是永远逢迎着吴坚，贾余庆之流的老官僚的，挤着眼，怪惹人讨厌的尖声说道：

“文丞相耿耿忠心，天日可鉴；当此大任，必不至贻国家以忧戚。昔者，富郑公折辱辽寇……”

“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……方张的寇势，能以一二语折之使退么？这非有心雄万夫的勇敢之大臣，比之富郑公更……”贾余庆的眼锋又溜到文天祥的身上，故意的要激动他。

这一批老奸巨猾们的心理，他是洞若观火。他实在有些忍不住，几乎不顾一切的叫道：“我便去！”

究竟有素养，还是沉默着。只是用威严有棱的眼光，来回的扫在贾余庆和刘岳们的身上。

一时敞亮的大厅上，鸟雀无声的悄静了下来，虽然在那里聚集了不下百余个贵官大僚。

空气石块似的僵硬，个个人呼吸都艰难异样。一分一秒钟，比一年一纪还难度过。

还是昏庸异常的右丞相吴坚打破了这个难堪的局面：

“文丞相的高见怎样呢？以丞相的大才，当此重任，自能绰有余裕，国家实利赖之。”

他不能不表示什么了；锋棱的眼光横扫过一堂，那一堂是行尸走肉的世界；个个人都低下了眼，望着他，仿佛内疚于心，不敢和他的锐利如刀的眼光相接触。他在心底深啜了一声，沉痛的说道。

“如果实在没有人肯去，而诸位老先生们的意见，都以为非天祥去不可的时候，天祥愿为国家粉碎此无用之身。惟恐器械万状的强虏，未必片言可折耳。”

如护国的大神似的，他拟坐在西向一张太师椅上。西斜的太阳光，正照在他的身上，投影于壁，硕大无朋，正足以于影中笼罩此群懦夫万辈！

个个人都像从危难中逃出了似的，松了一口气。

文天祥转了一个念，觉得毅然前去，也未尝不是一条活路。中国虽曾扣留了北使郝经到十几年之久——那是贾似道的荒唐的挑衅的盲举——但北庭却从不曾扣留过宋使。奉使讲和的人。从不曾受过无理的待遇。恃着他自己的耿耿忠心

不惧艰危，也许可以说服伯颜保全宋室，使之在不至过分难堪的条件之下，偷生苟活了若干时，然后再徐图恢复，中兴。这未必较之提万千壮丁和北虏作孤注一掷的办法便有逊。这也是一个办法。即使冒触虏帅而被羁，甚至被杀，还不是和战死在战场上一样的么？人生总有一个死，随时随处无非可死之时地，为国家，个个人都该贡献了他的生命，而如何死法，却不是自己所能自主的。为政治活动者，正像入伍当一个小小的兵丁，自己是早已丧失了自由的。——自己绝对没有选择死的时和地的自由。

况且北虏的虚实，久已传闻异辞，究竟他们的军队是怎样的勇猛，其各军的组织是怎样的，他们用什么方法训练这长胜之军，一切都该自己去仔细的考察一下，作为将来的准备。那末，这一行，其意义正是至重且大。

这样一想，他便心平气和起来，随即站起身来，说道：

“诸位老先生，事机危矣，天祥明天一早便行；现在还要和北使面谈一切。失陪了。”

头也不回的，刚毅有若一个铁铸的人，踏着坚定的足步离开大厅而去。

三

想不到北虏居然出乎例外的会把他羁留着。

杜浒听见了他出使的消息，焦急的只顿足。见了他，只是茫然若有所失；也更说不出什么刺激或劝阻的话来。他觉得，这里面显有极大的阴谋。他不相信文丞相不明白。他奇怪的是，丞相为什么毅然肯去。